

一生桔棠，皆是，因为爱情——韦甜甜◎著

那些民国红颜 教我的事



她们在新旧时代的更迭中经历了
怎样的离合悲欢？
她们的忧伤有多少属于个人，
又有多少属于时代？



她们的身影，

至今，

还在上海滩的旧影浮华中香艳，
绰约得让人不敢逼视。

她们的风情，

至今，

还在繁华喧嚣的大都市里隐约，
且芬芳沉溺。

台海出版社

那些民国红颜 教我的事

韦甜甜◎著

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些民国红颜教我的事 / 韦甜甜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168-0808-5

I. ①那… II. ①韦… III. ①女性-生平事迹-中国-民国-通俗读物 IV. ①K828.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01620 号

那些民国红颜教我的事

著 者: 韦甜甜

责任编辑: 刘 峰

装帧设计: 虞 佳

版式设计: 通联图文

责任校对: 罗 金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, 邮政编码: 100021

电 话: 010-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640mm×960 mm 1/16

字 数: 210 千字 印 张: 19

版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0808-5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前言



民国，一个令人意兴翻飞的时代。民国女子中，既不乏传统意义上的窈窕淑女，又有许多现代意义的知性女人。她们美丽多情，才华横溢又不乏坚毅性情，而且对人格独立和情感自主有着不懈追求，她们堪称民国风范的代表。

本书中的20位民国女子，有着20种绮丽的人生传奇。

她们有的是出身名门的淑女，懂得吟风弄月。当宴会中的唱片响起，她们会随着高脚杯流转，晃动旗袍的风韵，捕捉那些惊艳的眼眸；而当繁华落尽，她们忧伤的眼眸里，又记录了一个个沧桑的故事。

她们有的是惊艳文坛的知性才女，才华横溢，天生与宿命为敌。她们挥洒笔墨，便创造千军万马，冲撞封建的桎梏，寻找人心温暖之处栖息。

她们有的是爱的斗士，活得艰难，爱得谦卑。她们为爱勇敢，为爱坚强，也为爱憔悴。

她们有的是风月场里的仙子，以窈窕的身姿、动人的眼眸和

婉转的歌喉，征服一个时代的感官。然而，她们的美丽在赢得了赞歌后，却被谣言、背叛、辜负……灼烧得满目疮痍。她们的美丽取悦了世人，却酿成了自己的悲伤。

她们有的是政治的花蕊，将爱与青春，化作力量。她们或投身于革命，或成为政治风雨里一片点缀。

.....

至今，她们的身影，在上海滩的旧影浮华中，仍香艳、绰约得让人不敢直视。

至今，她们的风情，在繁华喧嚣的上海大都市里，仍隐约且芬芳沉溺。

她们在新旧时代的更迭中经历了怎样的离合悲欢？她们的忧伤有多少属于个人，又有多少属于时代？

一生枯荣，皆是，因为爱情——

作者用细腻的心思和唯美的笔触，为读者讲述了一段段充满传奇的人生故事。那些泛黄的老故事，尽经岁月沉淀，泛着独特的风韵与芬芳。故事凄美动人、引人入胜，对现代女性的爱情观和人生观更有指导作用。

目 录



- 孟小冬：纵然悲怆，也不浪费 / 1
- 张幼仪：我的失败和伟大 / 18
- 张爱玲：尘埃里开不出爱情的花 / 34
- 林桂生：叱咤上海滩的强悍和哀愁 / 48
- 董竹君：谋爱亦谋生的世纪传奇 / 62
- 庐隐：为自由与爱而生的荆棘鸟 / 77
- 蒋碧薇：重金休夫，拒做爱情的乞丐 / 91
- 阮玲玉：贪点儿依赖，贪一点儿爱 / 106
- 王映霞：佳缘孽缘，爱是时间的沉沦 / 123
- 盛爱颐：繁华落尽，宠辱不惊 / 138

目 录



徐来：东方标准美人的爱恨情仇 / 153

于凤至：爱到极致是放手成全 / 166

苏青：冲出失败婚姻的“娜拉” / 181

蓝妮：民国最高调的“小三” / 197

赵清阁：各据一城，永不相见 / 213

黄蕙兰：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 / 227

余爱珍：自信才是婚姻最好的守护 / 241

郑毓秀：从杀手到离婚律师的传奇 / 257

杨耐梅：沦为乞丐的电影皇后 / 270

白薇：爱情路上最坎坷的苦菜花 / 284

孟小冬： 纵然悲怆，也不浪费

在台下，她是担得起“风华绝代”四个字的女子；在台上，她又是绘声绘色、精彩的老生，可以老成世故，可以慷慨壮怀，可以饱经沧桑。在京剧史上，她是被神化了的“冬皇”，而在舞台的辉煌绚烂背后，却是她一生都没有顺遂的婚姻和半世的忧伤坎坷。

1. 风华绝代的天才冬皇

孟小冬出生于1907年农历冬月十六，因此取名小冬。

孟小冬的家可谓是唱戏的世家。当时，唱戏被称为“下九流”的行当，但是，在“下九流”的行当里，老孟家算是很吃香的。在孟小冬家，逢年过节聊得最多的是祖父孟七。孟七是整个梨园界的老前辈，而让他一炮而红的是，他曾经在英王陈玉成办

的科班里教过戏。这是“下九流”里上了“厅堂”的大事，也成了老孟家族的荣耀。

在这样的荣耀下，孟小冬从5岁起就随着父亲孟鸿群每天早晨吊嗓子。然而，当时女人在戏班子里是吃不开的，所以孟小冬并没有受到家族的严训，也就是说家族并没有把她当成重点培养对象。

孟小冬一天天地成长，在一个好苗子就要被淹没在“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”的封建传统之中的时候，她的姑父站了出来，成为她的启蒙老师。

既然要打破这种制度，就必须管教出一个“可以影响时代的人”，所以，姑父仇月祥对她的管教非常严，艺术上稍有差错就责打她。一个日后成为“冬皇”的女孩子，在不断的责打中慢慢地成长着，直到她14岁。

现在已无法考证，到底是经过了怎样的周折，她的姑父才抵住了亲人和社会的反对，将孟小冬推上了虹口大戏院的戏台。姑父是唱老生的，所以孟小冬也同样唱老生。事实上，金子无论穿上怎样的“外衣”，都会发出光芒。

1916年，年仅9岁的孟小冬，在上海哈同花园首次登台，出演堂会戏《乌盆记》。她小小年纪，却少年老成，将孙派老生的唱功、行腔、念白等表演得有模有样。所以，当时有行家将孟小冬列为童伶中的杰出人才。

舞台上的男扮女装并不罕见，因为早期女性不能登台唱戏，京剧遂发展出独特的男旦艺术。四大名旦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皆为男性。话剧被引进中国后，李叔同、曹禺、周恩来先后也曾在舞台上男扮女装。而女扮男装则出现于光绪年间，

当时，京沪等地全部由女性组成的戏班被称为髦儿戏。这种称呼有些歧视女性的意味，事实上，髦儿戏始终难登大雅之堂。

1919年，12岁的孟小冬随王家髦儿戏班到无锡的新世界屋顶花园演出。孟小冬先后演了4个月，连演130场，小小年纪就成了戏班的主角、家里的顶梁柱。当时，《锡报》剧评栏目评论：“孟小冬十二岁能唱谭派各调，亦天才也。”

同年，孟小冬遇到了杜月笙。1919年底，原本在城隍庙劝业场“小世界”唱戏的孟小冬，被“大世界”游乐场的老板黄楚九发现，并被重金挖走。但是，由于孟小冬与“小世界”的合同未滿，所以整个十二月，孟小冬都在两个“世界”间赶场。据说，杜月笙也追随她的身影，奔波于两个剧场之间。他们初次相见，便是在“大世界”的后台。彼时孟小冬还是个懵懂少女，年长她20岁的杜月笙，也刚刚在上海滩崭露头角。

这简直是一个民国版的“洛丽塔”故事，不过从后来的发展来看，杜月笙当时只是一个纯洁的粉丝。

2.游龙戏凤，假戏成真情

认识梅兰芳时，孟小冬只有18岁，但她已经是须生之皇，而梅兰芳则是更为著名的旦角之王。

1925年，孟小冬和梅兰芳在舞台上相遇。他们共演的那一出《游龙戏凤》，至今仍然是梨园佳话。在台上，孟小冬扮演微服私

访的正德皇帝，梅兰芳则扮演天真活泼的李凤姐，真的是颠鸾倒凤、阴阳颠倒。他们还一同出演了《四郎探母》《二进宫》，每一出都是戏逢对手，十分叫座。

18岁的孟小冬，在32岁的大名角梅兰芳面前并不胆怯，演得落落大方，非常潇洒，令台下观众不断拍手叫好。许多梅迷和孟迷更是希望二人就此假戏真做，成就一段传奇姻缘。

戏台上的两个人，也弄假成真，因戏生情。

当时，梅兰芳家中已有两房妻子，分别是元配王明华和续娶的福芝芳。心高气傲的孟小冬难以接受，但媒人解释说，王明华重病在医院，实际上只有一房夫人，而她过去也是两头大，不算偏房。

福芝芳死活不肯让孟小冬进门，梅兰芳无奈之下，只好在外面找了一处四合院与孟小冬住，起名为“缀玉轩”。

照这个情形分析，孟小冬嫁过去，实际上还是侧室，而且是不能登堂入室，只能在外面金屋藏娇的侧室。

以孟小冬之聪敏，如何察觉不到媒人说辞中的漏洞呢？她只是对梅兰芳已情根深种，不愿意去计较名分罢了。有句诗说“薄命怜卿甘作妾”，事实上，如果女人甘心做一个男人的妾，那么一定是因为她深爱这个男人，求仁得仁，谈不上薄命。

婚后，孟小冬终日无所事事，开始觉得空虚。她感到离开了舞台，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。她透露出重返舞台的想法，但被梅兰芳“男主外女主内”“朋友会笑我连自己的太太也养不活”等理由阻挡住了。当时，不少戏院老板和戏迷见孟小冬突然没了消息，还到处打探。《北洋画报》最早披露梅孟结合的消息，但梅兰芳出面辟谣，弄得报社十分狼狈。后来，报社又不得不登出《梅伶近讯》，说孟小冬居住的“金屋”是她向梅兰芳租的，两人

不过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。

梅兰芳为了让孟小冬打发时光，或亲自教她画梅兰竹菊，或与她谈论梨园掌故，或和她推敲戏词字韵，可谓其乐融融。他在小楼辟了一间书房，设置红木书桌、笔墨纸砚。每天，孟小冬按时临窗习字，阅读戏本、白话小说。此外，孟小冬还曾聘请一位国学老师学习书法，补习文化。后来，她能写得一手好字，便源于此时打下的良好基础。

孟小冬抱着满心的欢喜，和舞台上的梅郎做了真夫妻。她不求名分，放弃演出，只希望能够和意中人朝夕相守。直到多年以后，她痛定思痛，才后悔当初“年岁幼稚，世故不熟”。事实上，这八个字正是她的血泪之言。

他们是有过好日子的。且不说舞台上的伉俪双双，就是在现实生活中，他们也曾经如胶似漆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一桩枪击事件，迅速打断了他们的恩爱。

孟小冬嫁给梅兰芳后不再登台，急坏了一名叫李志刚的忠实粉丝。要知道，他为了孟小冬的戏，曾经天天旷课。所以，在得知心中的女神已经嫁人后，他拿着手枪就跑到缀玉轩，要和梅兰芳火拼。混乱之中，李志刚击毙了调解人张汉举，而自己则被军警乱枪击毙，枭首示众。

这桩事件几乎囊括了人们关注的一切新闻热点：暴力、情杀、名人、血腥。于是，北平小报以此为题材，大肆报道，一时流言蜚语满天飞。

福芝芳得知这桩人命血案：为了孟小冬，丈夫差点儿丢了性命。于是，她找到了攻击的口实，吵闹不休。

摆在梅兰芳面前的路不外乎三条：第一，与孟分手。第二，

保持现状。第三，逐渐淡化。经过权衡考虑，他选择了最后一条即“逐渐淡化”的道路。因此，在血案发生后，梅兰芳没有马上和孟小冬联系。

接下来，梅兰芳除了不定期地接受一些演出任务以外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“访美演出”的准备工作中。这也使梅兰芳有了充分的理由，向孟小冬解释暂时不能多来“金屋”的原因。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公开，孟小冬要继续过着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封闭式生活。所以，孟小冬多多少少产生了不满的情绪。

3.造化弄人，你既无心我便休

1928年春节过后，孟小冬突然收到一份由家人转来的天津《北洋画报》，上面登着一则消息：梅兰芳到天津演出，带着福芝芳一同出门。

孟小冬认为这完全是做给她看的，便愤然离开“金屋”，回了娘家。而且，她还去天津风风火火地演了10多天的戏，又在天津逗留数日；返北平后，仍回娘家居住。这一举动，无疑是对梅兰芳的一种示威、反抗。

梅兰芳只好学《御碑亭》里的王有道，前往“孟家庄”接回了孟小冬，还被孟五爷话中带“刺”地教训了一番。之后，孟小冬随梅兰芳到广州、香港、上海等地演出、游玩，两人感情开始复苏。

1929年，梅兰芳将赴美演出，又引出了一件麻烦事：孟小冬

和福芝芳，到底谁跟梅兰芳去美国，在全世界面前以梅夫人的身份亮相？当时，已经怀孕的福芝芳为了能够随梅兰芳出访，毅然请医生为自己堕胎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简直带着血腥了。最后，梅兰芳只好两个都不带。

接着，又发生了吊孝风波。

1930年，梅伯母逝世。这日下午，孟小冬知道消息后，剪了短发，头插白花来到梅宅，欲为婆婆披麻戴孝。谁知她刚跨入大门，便被三四个下人挡住。梅兰芳面露难色，面对怀胎已快足月、坐在灵堂的福芝芳，只得说：“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小冬已经来了，我看就让她磕个头算了！”福芝芳站了起来，厉声说：“这个门，她就是不能进！否则，我拿两个孩子，肚里还有一个，和她拼了！”

孟小冬站在门口，孤立无援，而所有人都等着看她的笑话。她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梅兰芳，而她的梅郎走出来，却是柔声劝她先回去。

他还是那样温柔，可她总算看出来了，他和所谓的梅党一样，心里早就做出弃孟留福的决定。他根本保护不了她，或者不想保护她。

孟小冬万般无奈，发疯似的一口气奔回了娘家。说来可悲！她嫁梅兰芳已有3年，却未能入梅宅一步。回到娘家，孟小冬就此一病不起。

在两人的感情几近破裂的时候，孟小冬在母亲的开导与朋友的解劝下，终于破涕为笑。一场风波，始告平复。孟小冬在天津法租界马家口的春和大戏院，演完一出义务戏《捉放旅店》后，随梅兰芳、母亲返回北平。

事实上，两人只是表面上的和解，并未能真正相互谅解，不过是相互忍耐罢了。接下来，他们又维持了大约半年的“貌合神离”的关系。

1931年7月，最终使孟小冬决定分手的事情出现了。梅党中几位中坚人士和亲友，为了解决梅兰芳的家庭纠纷，曾多次集会商讨抉择，以帮助梅兰芳在“福孟”之间作决断。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，梅党中的魁首冯耿光像拍卖行里的拍卖师一样，举起他手中的木锤“一锤定音”，他要梅兰芳舍孟而留福。理由很简单，他说：“孟小冬为人心高气傲，她需要‘人服侍’，而福芝芳则随和大方，她可以‘服侍人’，‘人服侍’与‘服侍人’相比，为梅郎一生幸福计，就不妨舍孟而留福。”这个说法，把拥孟论者列举的“冬皇”优点，比如，梨园世家、前程似锦、珠联璧合、伶界佳话等全都压了下去，在座的人谁都不敢再赘一词。

这次孟小冬没有马上跑回娘家，她约梅兰芳做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，她要求分手，但梅兰芳不肯。于是，她说：“冯六爷不是已经替你做出了最后选择。他的话你从来说一不二，还装什么糊涂。”都说戏如人生，其实人生何尝不如戏。在舞台上挂髯口、演惯了须生的女子，身上也沾染了男儿的杀伐决断之气。而常年的男扮女装，也让铮铮汉子变得阴柔。

所以，孟小冬和梅兰芳最后走向决裂，外因固然重要，但内因却是性别倒置带来的角色错位。

孟小冬在报纸上连发了三天启事，单方面宣布决裂。之后，据说梅兰芳曾雨夜登门，要求复合，但孟小冬始终没有开门。她就是这样的，爱一个人时，能够放低身段去做他的妾，但如果发现对方给不了她想要的爱，她也能决然抽身而退。

4.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

1933年9月5日、6日和7日，在天津《大公报》第一版上，孟小冬三天连登《孟小冬紧要启事》：“冬当时年岁幼稚，世故不熟，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。名定兼祧，尽人皆知。乃兰芳含糊其事，于祧母去世之日，不能实践前言，致名分顿失保障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。是我负人？抑人负我？世间自有公论，不待冬之赘言。”

她的骄傲，在于那八个字：名定兼祧，尽人皆知。梅兰芳虽是她准备托付一生的夫君，但梅府吊孝的遭遇，让她看了个真切：他也是个俗世男子，在她被福芝芳挤兑之时，他能做的，只是叫她退让。

只是，孟小冬纵是一代名伶，也仍然是女人，经此打击，她痛不欲生，一度皈依佛门。

分手时，她对梅兰芳放过狠话：“我不要你的钱。我今后要么不唱戏，再唱戏不会比你差；今后要么不嫁人，再嫁人也绝不会比你差。”

她的确都做到了。

和梅兰芳分开5年之后，孟小冬拜余叔岩为师，从头开始学习谭、余派老生艺术真髓，重出江湖后即博得满堂彩，“冬皇”之名由此更盛。虽然她的演出不多，5年间只有30余场，但是她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被同业尊为须生楷模。

1939年，一个薄凉的春夜。

北京城万人空巷，一场梨园之争让皇城脚下长安街的空气发烫。

长安大戏院，七成上座。此时，这家位于西长安街的舞台，正在上演《桑园寄子》，端的是谭叫天和余叔岩的做派，表的是南北朝的兵荒马乱、人情冷暖。家破弟亡的邓伯道满眼凄凉：“眼望着孤坟台心酸难忍……”嗓音苍凉嘹亮，场下票友窃窃私语：“谭老板这回可卖力啦！”但灯光反打，亮相在民国“四大须生”之一谭富英眼前的，却是他从艺多年少有的窘境——仅有七成的座位。

新新戏院，另一家同在西长安街且近在咫尺的剧院里，座无隙地。锣鼓开场，上演的是大轴《洪羊洞》。杨延昭为爱将之死而吐血，将星陨落，“老军报二人在洪羊洞丧命，失了我左右膀难以飞行……”如泣如诉的沙嗓恰到好处，了无雌声。场下喝彩如雷，连手巾也没人抛了，“这位杨延昭，压过邓伯道去了！”

这位不让前贤的杨延昭扮演者，就是孟小冬。

但要说谭富英“被压”，也不恰当。其实，当时孟小冬刚出师余叔岩，声势正如日中天。有老戏迷评价：京剧大腕，互有短长。今日，谭富英对台孟小冬，一边双出大轴《摘缨会》，压轴《桑园寄子》，是大团圆的戏码；一边《洪羊洞》，摆的是苍凉壮绝的演义。一出西皮，一出二黄，都是余派好戏。这场“对决”，应是百花竞放，得益的是观众。

通常，真正的老戏迷都是先到长安，听谭富英的《桑园寄子》，再到新新，听孟小冬的《洪羊洞》。但孟小冬体弱多病，轻易不演，又是余叔岩的嫡传，因此，今日开演使“观众都先到新